

哈马斯的崛起与巴以冲突形势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王京烈

【内容提要】 哈马斯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是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军事占领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大选中获胜改变了巴勒斯坦政治格局,推动了巴勒斯坦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改变了哈马斯组织本身,还促使法塔赫对执政功过和腐败问题进行反思。哈马斯将从现实主义出发,调整对以政策:不放弃武装斗争和拒绝承认以色列是哈马斯手中的两张牌。哈马斯没能改变巴以力量格局,以色列仍主导着巴以冲突的发展态势。

2006年1月26日,“哈马斯”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以明显优势胜出,作为立法委中第一大党团成为执政党。这一结果不仅使执政多年的法塔赫深感意外,也使以色列和美国大伤脑筋。哈马斯的崛起改变了巴勒斯坦政治格局,对地区局势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哈马斯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哈马斯自1987年成立后,外界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哈马斯是宗教组织,是广为分布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分支机构。西方媒体中通常将其称为“恐怖主义组织”,以色列和美国也宣布其为“恐怖主义组织”。以色列和美国将哈马斯确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的主要依据是:哈马斯在其宪章中宣称将在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它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过程中采取了武装和暴力反抗的斗争方式,其中包括采取以死相拼的自杀爆炸行动。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俄罗斯与中国均没有将其确定为“恐怖主义组织”。以色列杀害哈马

斯精神领袖亚辛和其继任者兰提斯时,曾遭到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这种态度和立场也表明国际社会并不认为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

哈马斯有着很浓的宗教色彩,同时与穆斯林兄弟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哈马斯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组织。它产生于反抗以色列军事占领、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口号或在伊斯兰名义下实施的一些慈善活动是哈马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需要,特别是某些偏激的主张或口号在巴以冲突呈白热化状态下,更是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客观地讲,哈马斯的宗旨是反对以色列军事占领,是一个具有很强宗教色彩、比较激进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哈马斯主张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目前有2万多成员,另有下属军事组织。1989年以色列宣布哈马斯为非法组织,并将其精神领袖亚辛逮捕入狱。1993年巴以双方签署了关于在

加沙-杰里科地区先行自治的《临时自治原则宣言》，哈马斯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屈辱的和平”，继续坚持武装斗争。随着巴以和平进程的发展，哈马斯曾一度改变斗争策略。1995 年 7 月哈马斯领袖亚辛曾发指令停止袭击以色列的目标，但翌年以特工暗杀哈马斯军事领导人阿亚什，以及内塔尼亚胡出任以总理后采取一系列强硬政策使巴以最后阶段谈判停滞，哈马斯遂宣布恢复武装斗争。近年来哈马斯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逐渐调整政策，以务实灵活的策略参政议政。

自从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和其继任者兰提斯被以色列暗杀后，哈马斯没有正式宣布过谁是最高领导人。外界评论说，这种做法既为避免以色列的追杀加强自我保护的目的，也有哈马斯内部派系斗争的原因。2 月 20 日哈马斯决定由哈尼亚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哈尼亚也已得到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的授权组阁。

哈尼亚现年 43 岁，属哈马斯的“本土派”领导人，出生在加沙的难民营，毕业于加沙的伊斯兰大学，1992 年同其他 400 名巴勒斯坦人一起被以色列驱逐到黎巴嫩，翌年返回加沙伊斯兰大学执教并领导学校中的哈马斯运动，曾被以色列监禁多年，与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过往甚密并于 1998 年担任亚辛的办公室主任，在 2003 年曾幸免于以色列对他进行的“定点清除”突袭行动。哈尼亚属于哈马斯中的“温和派”，被外界称为“思想家”，主张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两手抓。例如 10 年前哈尼亚就主张参加 1996 年的大选，争取在对以斗争中的领导权。哈尼亚在组阁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巴勒斯坦新政府的任务，“除了要对巴勒斯坦政治机构进行全面改革之外，新政府优

先考虑的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安全问题。”至于“我们与阿巴斯之间的政治分歧将通过对话来解决。以往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仍将如此。”^①

哈尼亚说，哈马斯已经打开大门同国际社会进行广泛接触，希望国际社会能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哈马斯组建的新政府将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哈尼亚已经就与巴勒斯坦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会谈与磋商进行了安排。

二、哈马斯获胜改变了什么

哈马斯在大选中胜出确实在巴勒斯坦政坛引起巨大震动，也带来一些变化。

1. 哈马斯本身的变化。哈马斯从在野的政治派别成为执政党团，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并组阁执掌政府权力，但其中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哈马斯本身。从一个“充满激情”的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有太多的事要做，包括改变自身的形象。以往哈马斯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有勇无谋”。为了反抗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和残酷镇压，哈马斯一次次以死相拼。哈马斯领导人多次坦言，以色列有各种先进武器包括原子弹，我们一无所有，但是我们有无数舍身取义的“人体炸弹”。哈马斯成为执政党之后，不仅要对自身负责，还要对巴勒斯坦民族的长远利益负责，这就需要更多的政治远见和睿智。正是这种责任已经促使哈马斯发生了转变，哈尼亚已经表示愿意有条件的同以色列实现“长期停火”^②。哈马斯尚未完成组阁、其执政方略也有待考量。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哈马斯会吸取法塔赫执政时期的经验

^① http://www.ipc.gov.ps/ipc_new/english/details.asp?name=13809.

^②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006 年 2 月 26 日。<http://www.jpost.com/servlet/Satellite?cid=1139395492740&pagename=JPost%2FJPArticle%2FShowFull>.

教训,在反腐败问题上采取一些措施,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造使其更有效率,以赢得民众的更多支持。

2. 推动了巴勒斯坦民主政治发展。阿拉法特在世时巴勒斯坦就有过几次选举包括自治政府主席的选举,但是没有人能挑战阿拉法特的领袖地位。这与阿拉法特本人非凡的斗争经历、自身的领袖魅力和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不无关系。法塔赫作为执政党存在效率低下、腐败等问题由来已久。当然,阿拉法特曾被以色列围困3年之久,影响了巴勒斯坦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对下属的管理约束力。但是阿拉法特也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样存在“灯下暗”的问题,这不是全凭个人领袖魅力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仰仗更优化的制度建设。阿拉法特去世后继任者更没有可能完成对政府机构的改造。我们无法断言哈马斯上台执政就能使巴勒斯坦的政治变得更为民主而就没有腐败了,但这种变化是“民主的选择”,使巴勒斯坦政治比以往更加透明,给制度建设赋予新的契机。

3. 巴勒斯坦对以政策会有变化。哈马斯在接过权力的同时,当然也承担了责任和义务,要继续履行法塔赫执政时期同以色列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但是对以政策不会完全照搬法塔赫的“路数”,将会采取相对强硬的立场,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例如,由于哈马斯自身的“亲民主义”特点和宗教色彩,在难民问题(主张难民有权返回自己的家园,而以色列反对)、耶路撒冷等问题上可能更难妥协。

4. 促使法塔赫变革。在巴勒斯坦执政几十年的法塔赫变成为政坛中的配角,促使法塔赫对其执政方针进行反思和变革:尽管有对手十分强大且有美国等大国的支持等复杂原因,但执政几十年未能实现巴勒斯坦民

族解放的目标,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土上如同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监狱中,“革命尚未成功”自身却存在十分严重的腐败问题等。2006年2月初巴勒斯坦总检察长披露,已查实有7亿多美元的资金被高官挥霍。^①上述问题的存在使民众失去对法塔赫的信任。法塔赫只有进行变革才能走出失利的困境,与其他组织派别协调合作为巴勒斯坦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毫无疑问,造成执政党法塔赫在大选中失利和哈马斯胜出的原因是多样的,但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选择,说明巴勒斯坦政治在发展,民主在向前推进。民众选择了激进的哈马斯表明,巴勒斯坦民众不满长期处于以色列的占领与压迫之下,宗教情绪上升,“对国际社会漠视巴勒斯坦人民悲惨境遇而感到愤懑,”^②人心思变试图寻求新的出路和解决办法,武装斗争和暴力倾向在增长——特别是沙龙执政以来在黠武主义促使下,残酷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所以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仇恨的增加也是其必然结果。此次哈马斯能够胜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色列军事占领与暴力镇压所使然。

三、哈马斯对以政策的选择

哈马斯从在野反对党成为执政党面临最大的压力是对以政策上的抉择。以色列和美国对哈马斯实行打、压、卡:长期以来以色列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对哈马斯领导人采取了“定点清除政策”,公开追杀其领导人,哈马斯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和继任者兰提斯等诸多领导人均被以色列杀害;现在以色列又“妖魔化”哈马斯领导下的政府,称其为

^① http://www.gulfnews.com/region/Middle_East/10016779.html.

^② http://www.gulfnews.com/region/Middle_East/10014288.html.

“恐怖主义政府”,同时以、美都提出了一些条件——要求哈马斯承认以色列、解除武装等,企图迫使哈马斯改变政策;从经济上卡住哈马斯的财路,包括冻结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移交5000万美元的税收,冻结哈马斯在海外的资产,威胁不再向巴勒斯坦自治机构提供经济援助等。

哈马斯大选获胜不仅接过了光荣与权力,担负起领导巴勒斯坦人民继续进行恢复民族权力的正义斗争的历史使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不仅要应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压力,还面临着如何号令巴勒斯坦内部纷杂的政治派别,统一对敌斗争的战略策略等艰巨任务。这种情势将迫使哈马斯不得不审慎考虑“任务、政策与前途”。正是这种政治地位的变化,这种历史使命在客观上将成为哈马斯调整、改变政策的契机。

无论从哈马斯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来看,哈马斯都存在调整政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现实性。

从哈马斯内部来看,尽管曾提出过“要摧毁以色列”的口号,但它更多的是作为动员、象征性意义,而不是哈马斯的终极目标。哈马斯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也有一个逐步走向现实主义的过程。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早在1998年就说过,“同意与以色列停火,如果以色列撤出1967年战争中侵占的土地,拆除在这些土地上的犹太人定居点。”^①而此番哈马斯参选(并获得胜利)不仅说明哈马斯在走向现实主义,也标志着在政治上的成熟。

从外部环境来看,早在1982年阿拉伯国家就开始“对以战略调整”,菲斯首脑会议通过决议“默认”以色列的存在。20年后即2002年黎巴嫩首脑会议通过了《贝鲁特宣言》,再次发起和平行动,集体做出“战略

妥协”,只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实际上放弃了1967年战争以前丧失的土地。这是阿拉伯国家包括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集体做出的战略抉择。在遭到国际社会不理解,特别是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打、压、卡”的情况下,哈马斯不会,也没有能力挑战或突破阿拉伯兄弟国家集体做出的决议,而只能在《贝鲁特宣言》的框架内坚持斗争,争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

哈马斯不仅要得到巴勒斯坦民众的拥戴,还必须在国际社会大家庭中与各国交往与合作,必须以现实主义的立场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据2006年2月26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新任总理哈尼亚表示,如果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撤出,哈马斯将正式与其建立和平。^② 尽管次日哈马斯另一位领导人马沙勒又出面解释说,“哈马斯所有领导人的声明都没有承认以色列的含义,……以色列应该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从被占领土撤离,然后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民才会决定他们的立场。”^③从哈尼亚和马沙勒的讲话中我们已经看到哈马斯对以政策的端倪。

有鉴于此,哈马斯会采取现实主义的 policy 立场,维护巴勒斯坦民族的利益,最终会同以色列实现和平。但是在以色列没有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军事打击和暴力镇压,没有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力和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政府之前,不放弃武装斗争和拒绝承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问题参考资料全文数据库》(文献号1780),《从亚辛出访看哈马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1998年7月22日。

② <http://www.jpost.com/servlet/Satellite?cid=1139395492740&pagename=JPost%2FJPArticle%2FShowFull>

③ 新华社2006年2月27日讯。

认以色列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是哈马斯手中的两张牌。

四、以色列主导着巴以冲突的发展进程和走向

在巴以冲突矛盾中,以色列始终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导着巴以冲突发展态势。^① 回顾巴以冲突、和谈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弱勢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数十年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但在矛盾冲突中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进入政治解决阶段之后也没有掌握太多的“话语权”。相反,以色列凭借强大的实力,曾占领了巴勒斯坦全境,在谈判中也是“收放自如”,主导着巴以冲突发展进程。

哈马斯上台尽管使巴勒斯坦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使巴勒斯坦对以政策出现变化,但是并没有改变巴以冲突的格局:在巴以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以色列仍占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在军事力量方面以色列甚至仍可以“为所欲为”;以色列仍与世界主要大国保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保持着盟友关系,保持着对巴勒斯坦的巨大压力;以色列拥有在媒体方面的强大“话语权”,动员媒体将所有反抗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力量“妖魔化”,以前称阿拉法特领导下的自治政府为“支持恐怖主义的政府”,现在又称哈马斯主导下的议会和政府为“恐怖主义议会”和“恐怖主义政府”。

哈马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斗争方式,如果不能改变巴以冲突格局中的力量对比,那么占绝对优势力量的以色列就仍将继续主导着巴以冲突的发展态势。换言之,能否实现和平将取决于以色列采取的政策和立场。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安理会 242 号、338 号等有关决议的基础上,根据《贝鲁特宣

言》精神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地区和平的根本出路。恐怕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改变这一基本规则。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处在强势地位的以色列并没有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应有的民族权力,没能平等地对待巴勒斯坦人民。例如,以色列总理沙龙表示,只能允许建立一个微型的巴勒斯坦国,不能拥有军队,其边界将由以色列来控制,也不能与以色列的敌对国家签署协议等。^② 就在 2006 年 2 月底,以色列占领军又在杰里科、那不勒斯、巴拉塔等城镇采取军事行动,镇压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活动。^③ 剥夺合法权力和采取暴力镇压的做法不可能征服巴勒斯坦人民,而只能加深仇恨和反抗。

毫无疑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是非法占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也反复要求以色列及早归还巴勒斯坦土地,这既是公理,也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时不能违背的基本原则。

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有其正义性和合法性,巴勒斯坦人民在哈尼亚总理的领导下,有权与其他民族和人民一样平等、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人民采取武装抵抗的方式,其根本原因是摆脱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和暴力镇压,巴勒斯坦人民捍卫这种权力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如果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能及早结束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那么暴力、冲突与流血也将早日结束。

(责任编辑 孙 鯤)

① 王京烈:《论阿以冲突矛盾中的角色转换问题》,《以色列动态》1994 年第 5 期。

② 《新华社每日电讯》2001 年 4 月 15 日。

③ http://www.ipc.gov.ps/ipc_new/english/details.asp?name=13930 and http://www.ipc.gov.ps/ipc_new/english/details.asp?name=13977。

The Origin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Editor's Note: On February 4, 2006, the IAEA called an emergency meeting, which resulted in 27 ayes, 3 blackballs and 5 abstains on the proposal put forward by the U. S. and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o report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e resolution called for the Iranian authority to take steps to restore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which includes to halt any activities related to Uranium enrichment, to reconsider its plans to construct any heavy water test reactors, and to approve the NPT and its additional protocols as soon as possible. Responding radically, the Iranian authority has

announced full restoration of all its Uranium enrichment activities, it will repeal any resolution previously reached with the IAEA, and ban any UN inspection on its nuclear plants and Uranium enrichment facilities, which further worsen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issue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this editing department organized a seminar on February 10, 2006, participated by well-known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the field from Beijing. Presented here for the readers are some excerpts from the seminar. (P1)

The Prospect of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Gao Zugui

Of late,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has turned into such a hot issue that it resulted not only in the diplomatic crisis but also a shock to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situ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fixed its attention on its development, and to some extent is getting ready for the worst. At present, though the situation is worsen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its prospect still needs to be studied and reviewed comprehensively as well as dynamically. The prospect may include three possibilities: military confrontation or war, sanctions and peaceful solutio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as well as special role in pushing the issue to a peaceful solution. (P10)

The Rise of Hamas and the Situation of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Wang Jinglie

Hamas, with strong religious color, is an extremist Palestinian group dedicated to the struggle against Israeli military occupation. Its recent success in the election has altered the political landmark in Palestine, pushed the Palestinian democratic politics forward, changed itself as a political group, and forced Fatah to reflect on its merits and mistakes as

well as the corruption issue while in power. With regard to the new reality, Hamas will change its tactics, nevertheless armed struggle and denial of Israel remain two trump cards in the hands of Hamas. Hamas' rising to power has not changed the established political pattern in the region, in which Israel remains the dominant factor in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P13)